

一部少有的关于朋克的小说

只有勇敢的人，才能活出真我！

黑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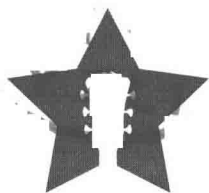
冯小凤◎著



译林出版社

黑 梦

冯小凤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梦 / 冯小凤著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7.6
ISBN 978-7-5447-6829-0

I. ①黑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07090号

书 名 黑 梦
作 者 冯小凤
责任编辑 陆元昶
特约编辑 宗珊珊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960×640毫米 1/16
印 张 19.5
字 数 200千字
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6829-0
定 价 29.8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几乎没什么亲密和温暖。
似乎我们从未有过童年。
在空荡的房子里枯坐，
在冰凉的月光中感受真理，
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年轻过，
而这都是真的。

不要吵醒我们。梦中
一个红彤彤的女人正在长大，
在夺目金辉里，梳她的长发。
她会沉思地吟出一行诗。
同时她也会想，
这帮傻子不太会唱歌。

可是，
当天空那么蓝，我们歌唱自己，
也像是为她，也就是为她在唱歌。
她静静地听着，
并感到她的色彩是一种玄思。
如此快乐，但远没有从前那么快乐。
留在这里，讲讲那些你熟悉的事情。

——〔美国〕华莱士·史蒂文斯《尘世与记忆的碎片》

目 录

Contents

幻境第一 / 001

日子第三 / 025

杂志第五 / 043

首都第七 / 070

演出第九 / 130

真伪第十一 / 153

疯狂第十三 / 206

幽闭第十五 / 259

远行第十七 / 275

现实第二 / 017

静坐第四 / 033

坠落第六 / 053

圈套第八 / 109

风筝第十 / 144

欢乐第十二 / 194

恐惧第十四 / 232

孤独第十六 / 266

等待第十八 / 298

幻 / 境 / 第 / 一

父亲买了一辆摩托车：雅马哈 125。现在可以载两个人。在此之前，自行车作为家里唯一的交通工具，常年使吕贝卡必须把自己搭在横梁上，像一件被晾晒的衬衫。吕贝卡在睡梦中抚摸到大腿根处被钢管挤压的凹痕，夏夜对着镜子欣赏脸上红色的网格，那是凉席的即兴之作，如同母亲的一幅无人能懂的画。如今，终于骑在柔软的坐垫上，贴着父亲的后背母亲的乳房，设想在红灯前陡然刹车能把单薄的胸腔挤出“咯噔”的声响。有时竟真的听到，不过这种感觉很舒服，他想。

经过几个笔直的十字路口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绿色的海洋。铺天盖地的绿色草坪，绿色警示牌，绿色房子。着绿色军装的年轻人像绿色松柏林立在街道两旁。他们挎着长步枪，从前只在电视里看到过。以为那是一些雕塑，待斜出脑袋一路看过来，终于发现有一对眼在也斜着他们的车轮。于是知道了：那都是些真人，如同你的父亲。

一辆黑色轿车开过来。道路两旁的活雕塑们转过身来，左脚在右脚边敲响，敬礼。希望他们冲自己也敬个礼，却无人理睬。这构

不成一个埋怨。后来他想，倘若能在一个超级广场上摆放四万人，像摆弄玩具变形金刚按动电钮，他们一齐转身，左脚在右脚边敲响，那一定比耿叔叔的鼓声要响得多。尽管在当时，吕贝卡并不清楚“万”作为一个量词，究竟表示多少。但耿叔叔说：演唱会，四万人啊！耿叔叔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神里放射的光芒使吕贝卡感到：四万，真的很多。

经过重重关卡，摩托车放慢速度驶入一个潮湿的院落，斜靠在花坛边。一排红色方砖，红色瓦片垒筑的房子陈列在眼前。凑近来看，砖瓦像被水浸泡过的样子，使红色显得更为鲜艳。却也无法改变房子的绿色——除了那些湿漉漉的水泥花坛里湿漉漉的冬青树，房顶的红色瓦片上也覆满青苔。吕贝卡肯定地认为，如果坐在直升机上看，这院子就是绿色的无疑。冷不丁一只大手在吕贝卡的脑袋上粗鲁地揉了一圈。在回头之前，响亮的笑声里掺杂着湿漉漉的口臭——韭菜墨鱼仔的味道。

扭过脑袋仰视这具黝黑的大身躯，尽管在吕贝卡眼里，披在这身躯上的军装和裹在那些活雕塑身上的并无两样，都是绿色的不是吗？但黑男人背着的手，挺起的肚子表明他们身份有所不同，带着某种不容抗拒的威严以及从威严中渗透出的威慑力。一些诸如喜悦、慈祥、和蔼、亲切的神情在黑男人的眼睛里跳动，这些搅拌过的、丰富多彩的表情，在那个多云的午后浑浊的阳光下，让吕贝卡抿起的嘴角感受到一种异常复杂的味道。黑男人对吕贝卡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你吃了吗？那个下午，在黑男人家里的所见所闻，令吕贝卡铭记一生。尽管最终也没有参透其中的“秘奥义”，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他毕竟记住了，黑男人的第一句话是：你吃了吗？这个城市里的

男人碰在一起总是嘀嘀咕咕。有时神神秘秘的问候则是：你抓到了吗？开始以为大家生活在某种恐怖当中，长大了才知道他们指的是一条鱼，一条有根有据地存在，却永远也不被人抓到的鱼。而黑人则说：你吃了吗？多么与众不同。愣怔的停顿，母亲在吕贝卡怀里捅了一下说：叫人。尽管母亲用作提醒的中指捅得琴键般的肋骨些许疼痛，但他仍然足够机灵地喊道：黑伯伯好！童稚的嗓音响亮而余音袅袅。

却不知初逢伟大神情过于激动，或是慑于军营威严的氛围，竟把姓氏和特征搞混了。在家母亲交代得清楚：伯伯极黑，是你没见过也想象不出的那种黑。为使儿子有生动的形象，母亲在调色板里调出一种颜色，抹到画纸上。一定要记得，见面要喊赵伯伯好！母亲把话重复了多遍，仿若叫错就会丢了性命那般紧要。在被母亲强硬的中指捅醒之前，吕贝卡头脑里正在对比伯伯的黑与母亲抹在画纸上的黑，本质的区别在哪里。得出的结论是：伯伯的黑闪闪发光，带着某种气息，而母亲所抹的黑，尽管在颜色上相同，却嫌黯淡。若是用油漆来调色，或者在画纸背面打上灯光……

童年留给吕贝卡的印象是晴天、雨天、云彩、海洋和一些零碎的面孔。撕碎的信纸一样，漫天飞舞的画面在久远的记忆中飘来荡去。还无法通过左脑将这些画面组织成语言。若要成年之后的吕贝卡来形容童年的印象，对于两种黑色的比较，他会说：尽管是同样的颜色，但区别在于伯伯皮肤上的黑具备生命力，而且是一种藤蔓般向外蔓延的、旺盛的气息。

母亲嗔怪着将吕贝卡从摩托车上举起，丢在地上，扯开他被汗

水黏在屁股上的裤子，惭愧地说：这孩子，人都不会叫。沉闷的空气再次被黑伯伯伟大的笑声撕破。黑伯伯摆摆手，表示不介意。伯伯叉起腰来抽烟，姿势好比某张中堂画里的毛主席。吕贝卡还注意到伯伯连挥手的姿势也在模仿毛主席。那时候的吕贝卡还不清楚伯伯的这种模仿意味着什么。伯伯会不会恨他母亲没有在下巴上给他生下一个痣，肤色为何不能生得白一点？

一阵眩晕使吕贝卡没有记住被母亲抱下摩托车后做了些什么。凭印象拼凑，大概是绕着花坛漫无目的地转悠一圈，两圈。接着，被一群搬家的蚂蚁吸引。蹲下来，盯着，小个子们比伯伯更黑更亮的皮肤更具生命力，每只脑袋都顶着一颗晶莹的小白点，排着整齐的队列，奔向花坛底部一个比针眼稍大的洞口，匆忙有序。花坛基座上有岁月剥落的水泥，露出丑陋的红砖骨骼，沾满了泥点子，让人联想到刚刚过去的雨季。不确定的回想。

一整排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平房就是一个迷宫，挂着相同的帘子。某个帘子里，母亲喊吕贝卡的名字。奶奶像个老巫婆神秘地告诫：如若在梦中，听到喊你名字千万莫答，那是阎王的小鬼来取你的魂魄。吕贝卡牢记在心。眩晕感尚未退却，此刻诸多不确定因素使自己恍然梦中，于是闭紧嘴唇死不答应。却像只小狗，在每个帘子前左右嗅着。有的帘子里探出脑袋来诧异地打量，像张开的嘴巴吐出的舌头；更多脑袋则钟情于藏匿于帘子后面，像伯伯那般制造伟大的笑声。母亲从某个帘子里钻出来，把儿子捉进去，麻利得如同外婆捉她的老猫。

这时有两种记忆。一种是房子里亮着至少四百瓦的日光灯。室内外光线的强烈落差刺得吕贝卡下意识抬起胳膊挡住眼睛。小心翼翼

翼睁开眼，但见父亲和伯伯坐在沙发里抽烟，用新闻报道里国家领导人会见别国首脑的仪态。另一种记忆是，房子里没有开灯。室内外光线的强烈反差，使吕贝卡置身于一个幽深的洞穴，像盲人新手般莽撞地触到一只冰凉的手臂。像被电击，他哆嗦了一下杵在那儿不敢再往前走。瞳孔舒张开来，事物逐渐从黑暗中浮现出它们的形象。首先，看到了父亲和伯伯，他们坐在沙发里抽烟，仪态一如前一种记忆。接着，看到两个单人沙发之间的红木茶几，茶几上的陶瓷烟灰缸没有捻灭的香烟余烟飘摇，茶杯里的茶还在冒热气……

他们似乎由于无甚话题而显得局促不安。偶尔，其中的某位突兀地跳出来一句，类似于城市建设，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，计划经济，市场经济，小商小贩热衷于倒卖广州花哨的衣服、墨镜、假手表、假项链，内地歌手都在翻唱，其中有个人叫齐秦，竟然还蒙了很多，都是新闻。但二人似乎对此话题的热情并无高涨，更多时候沉默占据着客厅，无聊地抽烟，吧咂嘴，或是垂着眼睑专心致志地剔指甲里的污垢。

后来他们谈到了反战歌曲、越南战争、救助非洲灾民的大型义演、嬉皮士运动、垮掉的一代、反思音乐、欧洲的一些年轻人都在背诵《毛主席语录》和全世界的摇滚浪潮什么，还说了一些地球背面某个国家的坏话——一些很白的人用二十四块钱从印地安人手中骗到了现在的首都。说到这里伯伯比父亲激昂，似乎他更憎恨白皮肤的人。于是矛盾重重，有时像是赞美，有时又像是批判，还好只是闲聊。很多时候吕贝卡都听不大懂，只故作乖巧地依在那只冰凉的手臂里傻笑。手臂的主人是与母亲年纪相仿却脸上毫无血色的女人。她不时剧烈咳嗽，用半握的手阻止咳出的空气，仿佛那是些脏东西。

吕贝卡担忧地抬起头，女人略带凄楚地淡然一笑，似乎表明她对此早已习以为常。女人的皮肤很白，几乎是那种可以与伯伯的皮肤恰成对比的那种白。所以他们是夫妻，吕贝卡想。一种莫名的神秘感促使吕贝卡偷偷观察那张脸。成年后，吕贝卡曾试图用自己所掌握的词汇来形容那张脸，譬如端庄，譬如蜡白，譬如憔悴，譬如病相……最终逐个放弃，它们冷冰冰是些死物。最恰当的形容或许是，那是一张需要一直捧着的脸。稍有不慎就可能溶化或者掉下来。

到部队来吧，伯伯说。父亲不作声，只端起茶杯来，鲁莽地吞一大口，即刻被烫到，茶水吐在地上。伯伯再次制造出伟大的笑声。

你根本不用担心太多的问题，一切都由我来办妥。伯伯优越而富足地微笑。见父亲不作声，继续讲道：你玩朋克要掌握几个调式？我写主旋律一个就够了。你知道有多简单？跟坐机关办公室每天读报纸喝茶聊天一样简单。当然，我现在写都不写了。我写都不用写也什么都不担心，这其中有很多奥妙。中国不可能有摇滚乐，你坚持多少年都没用。伯伯端起茶杯来，漫不经心地吹了吹，相当惬意地呷了一口。

父亲不置可否地笑了笑。缓慢地说：中国不可能有摇滚乐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我们都是指真正的摇滚乐，还没有。

嗯，真正的，还没有，也不会有。伯伯肯定地点点头。

现在没有我承认。但是倘若现在我们就必须得出什么结论来还为时尚早。我希望的是，你一直关注着，你看着我——我会把它做到底。父亲说完狠狠捻灭香烟，即刻又点上一支。伯伯不再伟大地笑，

竟有些悻悻然。室内氤氲的烟雾使视线模糊，缭绕着一片，久驱不散的沉默。圈着吕贝卡的女人松开吕贝卡，从沙发上坐起来，更加剧烈地咳嗽一通，脸上的表情很痛苦。她说：我得打开窗，烟味儿太重了。

母亲也站起来，突然对客厅产生兴趣般伸长脑袋，若有其事地观摩着这并不宽敞却颇显尊贵的客厅。客厅里的所有家具似乎都按照人民大会堂的标准小号购置。唯一有点生活气息的就剩墙壁上挂着的一些照片和奖状，表明了曾经难以忘怀的艰苦岁月和摸爬滚打的创业历程。吕贝卡的肚子咕噜噜叫了起来，顺着饥饿指引，他含混不清地说：我饿。母亲沉下脸来说：这才刚吃过午饭。冰凉手臂的女人却柔润地微笑，扯着吕贝卡拐进了沙发旁边的门帘里。在这个别有洞天的厨房里，吕贝卡平生第一次见到天然气灶。那时候母亲还在用蜂窝煤烧饭。他对眼前这神奇的设备充满好奇，伸手来摸上去，摸了满手油烟。紧跟进来的母亲尴尬地把吕贝卡的手打掉。她拧开水龙头，把儿子生生扯过来。

冰凉手臂的女人掀开一个倒扣的网眼塑料筐，取出半只烤鸡。冻成晶莹的黄油块遍布在金黄色的鸡皮上，白肉还留着平滑的切痕。才洗完手的吕贝卡瞄见烤鸡就扑了上去。冰凉手臂的女人说：小贝，我把它热了你再吃。吕贝卡却弓起小身躯，将抢到手的鸡肉死死护在怀中，撑着桌沿一阵撕咬，如勇猛的小兽。冰凉手臂的女人悄无声息地坐在身旁，倾着身子看吕贝卡吃鸡肉，不时说：慢点儿吃，孩子。同时手持一块毛巾，时刻准备着为这孩子擦嘴角的油。母亲此刻的神情相当复杂。儿子突然的举动令她猝不及防，杵在门口。一

来强忍愠怒，一来局促不安。当冰凉手臂的女人看过来时，她又要故作平静地微笑，来维持某种代表生活质量的尊严，尽管这种维持已经显得很牵强。

房子外面传来不规律的脚步声，像欢快的康康舞。门帘被哗啦撩开，一个男孩半句神秘的窃窃私语也漏了进来：我没骗你，真的是一条大蟒蛇……以及一个女孩惊讶的语气。片刻静默。接着听到伯伯洪亮的男中音：立正！敬礼！喊人！男孩女孩异口同声的嘹亮：叔叔好！父亲戏谑地回礼道：为人民服务！客厅里传来一阵无甚意义的哄笑。伯伯截住笑声的余音略有疲倦地说：解散吧。一个脚步声向另一边窸窣而去，另一个脚步声朝这边踢踏而来。

吕贝卡张大了嘴巴，一块松香色的鸡油冻挂在鼻尖上，像一滴用过呖麻滴鼻液的鼻涕。就是在这个定格的镜头里，他瞥见了跨进厨房门的那个小女孩儿。

吃过鸡肉，两个女人重坐回客厅的沙发上，仿若在倾听男人谈话；小男孩趴在写字台上写作业；吕贝卡仍然被圈在那只冰凉的手臂里；小女孩儿则在吕贝卡母亲的怀里略显不安地扭动。陌生女人的陌生拥抱，画地为牢。小女孩儿朝吕贝卡吐吐舌头，挤挤眼睛。那种五官像是只属于洋娃娃，无论如何做鬼脸，都显得几多可爱，几多恰当。父亲们似乎早已打破沉闷，换了新的话题，又像是在自言自语。一个在兴高采烈地宣讲一种新的吉他定弦法，另一个在忧心忡忡地说军风军纪还得从严治理，现在一些年轻的士兵竟然偷偷到山后捉蛇来吃。他们的话题逐渐成了两条没有交叉点的平行线，却仍然兴致浓郁，宛若真在交谈。

似乎是“蛇”字令小女孩儿想起了一件要紧事。她挣开“牢笼”，

跑到写字台边，对哥哥嘀嘀咕咕。哥哥不耐烦地嚷嚷着说：是真的，我没骗你。可我就是不去。小女孩儿说：你害怕！哥哥说：我才不怕，就是没意思。小女孩儿说：你就是害怕！你是个胆小鬼！哥哥说：随便你说，反正我告诉你，我不去是因为没意思，信不信由你。伯伯呵斥道：你们瞎嚷嚷什么？！小女孩儿就佯装对哥哥挥舞着拳头，唧唧嚷嚷地掀开旁边的一个帘子，钻进去良久没出来。冰凉手臂的女人有点担忧地轻声喊道：××，你在爸妈房间里翻什么？

多年以来，每当吕贝卡做这个梦的时候，他都妄图听清楚这个梦，记住这个梦。他总想搞清楚冰凉手臂女人喊出的那个名字究竟是什么，可他总也听不清楚，更无法记住。甚至到他可以控制梦的年龄，能够将它像播放卡带一样随意倒退、快进、快放、慢放都无济于事。像一盘年久掉磁的卡带，那两个小圆点所代表的语言，永远是一阵滋滋的电流声。

小女孩儿从房间里跑出来，弯着腰捂着肚子哎哟哎哟夸张地喊着：我肚子好疼呀。经过母亲身边时凑到吕贝卡耳边说：跟我去玩儿吧，我给你看样好东西。吕贝卡同样夸张地张大嘴巴，并伸出两只手来捂住。在小女孩儿呼出的口气里，他嗅到一股清凉的橘子味。我在外面等你哟。话音未落，人已飞出门外。冰凉手臂的女人把疑问丢到窗外：你到底是肚子疼，还是去玩儿？小女孩儿唧唧啾啾地喊：现在肚子不疼了。我去玩儿。吕贝卡期盼地望着母亲，母亲接过他的目光，递给冰凉手臂的女人。柔润端庄地微笑，两个女人点点头。小女孩儿在门外迫不及待地喊着：小孩儿，快出来。吕贝卡轻轻抬了抬那只环绕着自己的冰凉的手臂，就像在乡间小路上，抬开一根白色的干柴。

他们来到了屋外。又是一阵眩晕。吕贝卡再次围着水泥花坛转了一圈，才找到小女孩儿。小女孩笑起来咯咯响。小孩儿，你是一只喝醉的小鸭子。不知道这个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小女孩儿为何喜欢管别人叫小孩儿。但被人比作小鸭子，还是喝醉的，便下意识地觉得自己真的晕晕乎乎，并像鸭子一般笨拙地向她挪动脚步。于是，她笑得更厉害了。

他们亦步亦趋地穿过煤渣铺实的甬道，沿着一排排梧桐树绕了几个弯，在一条水泥浇筑的宽阔便道上遇见一排跑步的士兵，来到了军营外面。扶着院墙小心地跨过散落在一条小水沟里的几块石头，走到了草丛中的一条羊肠小道。小女孩儿这才开始嘟嘟囔囔地说：我摸到了，我走过去了，我都回到家了，哥哥才告诉我是大蟒蛇。小女孩儿说完张大嘴巴，并用双手捂住。待指缝间逐渐泄漏出笑容。吕贝卡说：你学我。两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。吕贝卡说：摸到大蟒蛇是什么感觉？小女孩儿说：很凉。吕贝卡想问，是不是像你妈妈的手臂，但脱口而出的却是：怕不怕？小女孩儿说：我想把它养到家里来。吕贝卡说：像养小猫一样？小女孩说：不是，是像养小狗一样。

顺着脚下的小道逐渐升起的坡度，一座灰茫茫的小山横在眼前。小女孩儿一直捂着肚子卖力地朝山上爬。吕贝卡犹疑地问：我们要去哪儿呀？小女孩儿头也不回地说：带你去看大蟒蛇呀。你怕了？吕贝卡嘟嘟囔囔地说：我不知道我怕不怕。我没见过大蟒蛇，也没有摸过。我不知道怕不怕。真的。我不知道怕不怕。小女孩儿说：你比我哥哥还啰里啰唆。你们这些男孩儿，还真是没意思。说着她趾高气扬地故意小跑两步，吕贝卡像只跟屁虫，紧跑慢跑，生怕掉队。

倘若不注意，几乎认不出来那就是一条蟒蛇，它紧密地盘绕在

一棵粗壮的树干上，紧闭嘴巴的脑袋从枝叶间探出，像一坨闪亮的牛粪。由于和树干一样的灰色使小女孩郁闷地在附近转悠了好几圈儿，才终于找到。吕贝卡说：它真丑。小女孩儿说：它刚吃过东西，在消化。你看它肚子鼓得多难受。说着伸出手来摸了摸蟒蛇肚子上鼓鼓的疙瘩。接着她取出一只藏在怀里的照相机，按动了快门。咔嚓一声。蟒蛇惊异地张开嘴巴，腥臭的獠牙吓得小女孩儿躲在了吕贝卡身后。大蟒蛇伸出芯子在吕贝卡的脸上舔了一下。吕贝卡一动不动。倒不是他不想跑，而是脑子里怎么使劲，两条腿都柔软得毫无力气，根本无法挪动脚步。他吓得说不出话，鼻子里呼哧呼哧喘着粗气，小女孩儿紧紧抱住了他，似乎即便被吞下去也要和今天萍水相逢的英雄抱在一起光荣殉难。

不知大蟒蛇正在痛苦消化的是一头牛，还是一头猪，终归这饕餮大餐令它消化不良、毫无食欲。于是，只是在吕贝卡脸上舔了一下，便重新懒洋洋地缩回脑袋，专心致志地勒紧树干。吕贝卡与小女孩儿躲在一块石头背后，偷偷盯着大蟒蛇。接着，树干也痛苦地摇晃起来，能听到吱嘎的断裂声，不晓得是树干被勒断了，还是蟒蛇食物的骨头碎了。这时，四只暗红色的蚂蚁排着整齐的队列急匆匆爬过来，在树底下一堆红色潮湿的泥土上点了点脑袋，又相互碰了碰触角。接着，它们迅速沿着树干爬到蟒蛇的身体上，沿着蟒蛇的身体一圈一圈爬到蟒蛇的脑袋上，在蟒蛇的嘴巴上点了点脑袋，碰了碰触角。大蟒蛇睁开眼只膘了一眼鼻尖上的小黑点，继续懒洋洋地闭上眼睛缠树干。蚂蚁排着整齐的队列爬回地面，按原路返回。吕贝卡和小女孩儿不知道蚂蚁点脑袋是什么意思。还没相互交换猜测的意见，神奇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。只见一条暗红色的溪流

从蚂蚁消失的路口涌过来，缓慢却气势汹汹，就像滚滚而来的潮水。两个儿童瞪大眼睛也不敢相信，那竟是肩并肩脚并脚的红色蚂蚁。它们目不斜视，目标准确地沿着那四只蚂蚁勘查过的路线爬上去，像密密麻麻的芝麻撒满面团。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大蟒蛇就像一个在襁褓中透不过气的婴儿，它似乎想要舒展开身体，但只晃动了一下，就一动不动了。整棵树身传来沙沙的雨声。接着蚂蚁的潮水褪去，依然整齐有序地按原路返回。树干上只剩下一条缠绕着的、白色的蛇骨。

小女孩儿张着嘴巴好大一会儿才喃喃地说：我知道了，是军蚁。见吕贝卡还像个傻子一样张着嘴，她伸出手来把它合上了。

回到军区大院里，他们来到一个体育场。有几个敞开着怀的军人在争抢一只球。他们分成两伙，每一伙都想趁对方不注意时，把那只球扔进那个高高的铁架子上的铁环里。每当有人得逞，同伙的人都会欢笑，而另一伙则垂头丧气。这个游戏让吕贝卡觉得很有意思，因为这些人把自己搞得满身是汗，像大狼狗一样吐着舌头喘气，还乐此不疲。他扒着绿色的网状隔离墙聚精会神地看着。

小女孩儿喊：小孩儿，过来。吕贝卡却不回头。他已看过小女孩在喊他的地方，只有几根绿色钢管支起的架子，还有一个像淘米的水槽一样的东西，只不过奇怪地斜立着。那里一个人都没有，一点都不好玩。小女孩儿依然在喊，一声高似一声。吕贝卡不耐烦地回过头，但见她从容地沿着水槽后的楼梯拾阶而上。她站在楼梯和水槽衔接的那块平台上，也就是整个体育场的“制高点”。吕贝卡看到她站在那里，像一个骄傲的公主。白色的小连衣裙，白色的小运